任通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鳳凰池上

中書令監 右相 內史令 紫微令

晉百官志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祕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及晉因

唐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内書令曰中書令龍朔元年改中書省曰西臺中書令曰右相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中書令曰内史開元元年改曰紫微令天寶元年曰右相至德二年復為中書令本正三品大歷二年與侍中同升正二品其後不改

門下省侍中二人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摠而專判省事六典中書令二人正三品周官内史掌王之八柄掌書王命蓋其任也漢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司馬遷被腐刑之後為中書令即其任也不言謁者省文也宣帝時任中尚書官弘恭石顯皆宦者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元帝以中人無外

千石監令並增置二品後定十八班監班第十五令班第十四陳氏因之依梁中書分為二十一局各掌尚書諸務揔國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後魏置監令各一人孝文初命定中書監正第一品中書令正第二品至太和末監從第二品令正第三品北齊依魏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蓋比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為上大夫隋文帝廢三公府寮令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遂為宰相之職煬帝十二年改為內書省武德初為內史省龍朔二年改令為右相光宅二年改內史開元初改紫微令

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建藩屛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

祖踐作遂用之

異車 曹嘉之晉記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為令荀勗為監嶠意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

以著述為事 臧榮緒晉書潘尼性淡退唯以著述為事永興末為中書令

中書五郎 晉諸公讚陳淮為中書令張華為監與華俱處機密而推宗之每至直詔書無大小先示華了不厝意華得詔書不復示淮時省中號淮為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

朝事莫不諮之 懷帝以繆播為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清裁 晉中興書顯宗加王治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貴重為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命以為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

不宜以親居之 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鈐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

鈐管詔命 上

大令小令 續晉陽秋中書王獻之卒以王珉為中書令世稱大王令小王令珉父洽永和中為中書令至此珉復紹

父人以為奕世令望

奕世令望

上

清顯要任

檀道鸞晉陽秋王洽為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授之從兄胡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為弟啟義讓之路焉若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超登公輔非吾所豫況降此以還者耶洽遂不年

酬對無方

温嶠為中書令詔曰中書令之職酬對無方斟酌體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拜乃止

奪我鳳凰池

荀勗自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

宜處機近以參時務

王珉別傳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令

入雲龍門殿前再拜

太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付都虞候斬之

乞授子答詔

晉諸公讚華廣為中書監時多事不泄啟世祖乞授子薈答詔先時荀勗為中書監

王澄為中書令蕭順使庾華來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彛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以文見美也

真忠臣

髙允為中書令髙宗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髙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而諫之使人知惡而諫於家內隱處也豈非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髙允者真忠臣也朕有非恒正言面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當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勞力爾皆至王公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媿乎於是拜允為中書令

把筆正國家

上**不名**

允為中書令文帝重之不名呼為令公

絲綸王言

出納帝命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臣聞壁門天邃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

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之帝幸太原嘉貞以贓聞說責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之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

令君四儁 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四儁苗呂崔員

此終其坐 嘉貞其始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政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為中書令

以恩澤進 白敏中為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居敏中以恩澤進

綠野堂 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槩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

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衣錦晝遊**魏元忠為右僕射無中書令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敕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

一代詞宗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詞宗為中書令引韋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

寒士韋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為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容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

焚表草馬周為中書令臨終索陳事表草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之名吾弗為此

有刀筆才閑於時事吳薛瑩條列吳事曰胡冲意性調美心識解暢有刀筆才閑於時事為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職典文詞情思不至後魏孝文時蠕蠕國有喪帝遣高問為書與之不叙凶事孝文謂曰卿為

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辭疾**許敬宗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

内史

參謀軍事唐封倫兼内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内外百務悉關決**蕭瑀武德元年遷内史令帝委以樞筦内外百務悉關決或引昇御榻呼曰蕭郎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内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論政事必陳古為諭**竇威武德元年授内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屬常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

所不喜毀之所喜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為荅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有車陷於淖者曰何癡宰相變理陰陽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杖殺王慶之 李昭德檢校內史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得典樞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徒衆數百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請后追昭德詰其故昭德笞殺慶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爾所知也

叱獻赤文石者 有人獲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昭德叱曰洛水餘石豈盡

婦父盧毓典選至年三十五為中書通事郎

智器文藻 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奏議多所施行 張華字茂先大駕征鍾會兼中書郎奏議衆人多所施行而即真華別傳兼中書郎從行掌書疏表檄文帝善之還即真

自起草 荀勗集泰始中中書侍郎張華王濟猶上自起草及後遂失舊體

議大事參以經典 李重字茂曾少知名鎮重遷中書侍郎每大事及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

機符徹朗 顧榮字彥先少有珪璋機符徹朗大司馬主簿轉中書郎

文學 陸機以文學轉中書侍郎

練識舊典 晉中興書孔演字元舒晉國建與庾亮俱補中書侍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淵傳又練識舊典朝議軌則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侍講東宮 庾亮字元規為中書郎又領著作侍講東宮亮所講論多見稱述時方任刑法詔以韓子賜太

子肅祖悅之對亮稱美亮以申韓刻薄傷化非所宜述肅祖納之

數侍接對號入室之賓 王濛字仲祖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與劉惔俱為中書郎太祖輔政濛惔並數侍接對號為入室之賓

濛惔比袁荀 劉惔字真長少清峻終日不雜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

藻蔚華幄芳逸雲飛 曹毗卒王仲祖誄云入管中書職典禁闈藻蔚華幄芳逸雲飛

專掌西省多所獻替 范甯字武子為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自左西屬入 晉陽秋殷康與王坦之韓康伯並以清望入理為會稽王賓僚自左西屬入為中書侍郎

朝野多歎其屈 臧榮緒晉書夏侯孝若為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郎

高才能文 成公綏高才能文當世顯名賦頌見傳世祖時為中書郎

見者改容

高祖普通初沈慶之北伐尅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羯冦遊䰟為日已久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冦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為禍階矣俄王師復沒其識達事機如此

馮祖及趙𢧵我鳳池北齊書趙彥深諷朝廷以子堅為中書府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𢧵我鳳池

凡有敷奏詞氣抑揚隋書元善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人倫儀表

上兄弟對居近侍唐書温大有見黃門侍郎門特令預宴太宗嘗命貴臣內殿宴恠中書侍郎于志寧不見或奏曰勑召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放散騎常侍太子右庶子

長在中書不籍多人薛元超高宗時為中書侍郎特承恩遇常召入

押尚書六曹肅宗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自是舍人不復押六曹之奏會昌末李德裕建議臺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先是知制誥率用前行正郎宣宗時尚書郎為之

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革廢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闕機密者即且如舊

六典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魏氏中書置通事一人掌呈奏案章魏志云明帝時有通事劉泰是也高貴鄉公正始中改為通事舍人尋又改為通事侍郎則猶兼侍郎之任也晉舍人通事各十人東晉合為一職謂之通事舍人專掌呈奏後復省之而以侍郎兼其職晉令中書通事舍人品第七

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世號三才魏
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收
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隋書虞世
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基拜內史
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
才罕所推許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
人非吾儕 制誥皆成其手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
所及也容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
皆成其手師古達于政 對掌文法荀勗集晉武帝時門
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下啟令史伊羨趙咸
為中書舍人對掌文 草詔須臾成唐書岑文本拜中書
法勗奏以為不可舍人初武德中詔誥
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
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殆盡
其 賜鍾乳報藥石之言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
妙事上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

政日壞皆倫之所為也

草五王冊

武后天授元年壽春王成器等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勃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

鳳閣舍人樣

徐堅少好學徧覽經史聖歷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左庶子王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委之方慶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又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

人各盡能官無留事

故事舍人六員各押尚書省一行天下眾務無不關決開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一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不同者望請别作商量連狀同進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臣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畧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勅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

筆 鄭畋為中書舍人咸通十年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畋洒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

洒翰泉湧上 文筆不過中才 文宗即位澄汰浮華登用藝實為事乃以韋詞李翺同拜中書舍人詞素無清藻文筆不過中才然處事端實游宦無黨與李翺特相善俱號文學髙名疏達自用不事檢操

草制過為美詞 鄭畋遷為中書舍人以本官充承旨劉瞻以諫囙醫巫宗族罷相出為荆南節度使畋草制過為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為美詞逞譎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內徒知報瞻咳唾之恵誰思蔑我拔擢之恩可梧州刺史

以公道處胥徒 奚陟擢拜中書舍人中書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處之時中書令李晟所贈紙筆雜給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貯之他日便還以遺舍人前例雜事舍人自

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書五字筆隨地而終中書舍人

鄭居中少有時名揚歷清貫晩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擱管為詩纔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三世集賢記注唐徐堅祖孝德父齊聃及堅三世為中書舍人皇朝衣冠無以為比

宰相判官盧氏雜說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

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通典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最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除工部侍郎五代史晉少帝時桑維翰馮玉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下筆除價工部侍郎價久次綸閣舊例合遷禮部侍郎或御史中丞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無何維翰休假數日玉獨奏行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

非代言之才殷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

婿晉天福中拜中書舍人同職馮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制旨多託鵬為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示玉玉乃信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纖倿過之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九國志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名為中書舍人乃始親職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兄弟對掌內外制南漢趙光裔見知制誥賜賚未嘗分遺故人馬希廣初襲位有其弟希萼叛於朗州鍾允章聘湖南還晟問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曰馬公兄弟為梗天倫絕矣以臣觀之敗亡可待況能害我晟於是發兵復韶賀之地楚人果不能救因擢允章中書舍人性吝嗇歲獲賜賚甚厚然未嘗分遺故人其妻罕氏有賢行常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鬵烹茶作糜止用一銚尚且接待朋友今賓貨盈室而義路榛塞雖富貴何足尚也乃出銚以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揮散矣賦字字作

金聲王翃乾亨初拜中書舍人賜紫金魚四年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乂獻賦陳賜珠數升翃見之色動後南詔獻朱鬣馬南宮白龍見昭陽殿成翃皆獻賦頌每賜予稍緩必於同列中颺言曰吾賦字字作金聲何受賜之晚也陳聞之大笑

誥命塡委皆有典則前蜀庾樸進中書舍人時署百司誥命塡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

好一中書舍人南唐遺事張泊計偕之歲為潤帥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見待之如故舊謂泊曰子好一中書舍人也頃之韓主文柄泊拔擢不十年間果主綸闈之任

經宿進碑國朝初王祐拜中書舍人史館受詔撰普照王寺碑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

宰相器范質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祖征三叛每朝廷遣使質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周祖歎曰宰相器也

西掖六舍人退朝錄端拱中西掖六舍人既而田錫罷職知陳州

制誥三道各一百五十字以上成進呈取旨除授如條

正言以上即守本官以上除右正言

轉中丞唐王璠文詞知名以職方郎中知制誥轉御史中丞時李逢吉為宰相與璠親厚故自郎官掌誥便拜中丞

遷諫議柳公權為中書舍人文宗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爭臣風采也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

不由相府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左右誦元稹歌詩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遇稹禮接稹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官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

三世掌制誥李百藥隋內史令德林之子百藥之子安期亦善屬文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

蘇李蘇頲與紫微侍郎李乂對

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兄沆亦為宰相沂貽宗時授員外郎知制誥性頗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蕘錢珝東筆見蕘珝瞻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而沂自媿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疏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遂移為諫議大夫

草制數十無妨談笑上一人辦我事

孫處約為中書舍人累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吏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

御筆加知制誥

韓皐滉之子丁父艱德宗宣令論譔滉之事業皐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制誥所出人皆傳寫

王仲舒自職方郎中知制誥文思溫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

詞氣不可奪

柳公權為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賛詠帝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

試為優有是命**特止試制誥二篇**九年召起居郎直史館樂黃目試於中書帝以黃目久在外官命止試制誥二篇遂授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訓詞深雅有常楊之風鄭戩佐宣城幕故相文定公李迪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累為知制誥訓詞深雅時以為有常楊之風

不許契丹使升位次程琳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時契丹賀乾元節使言中國使至契丹坐之殿上今契丹使至中國位次在下欲升位次執政以為小事許之琳曰既許其小必啟其大後必有緣此而它求者上從其言

文章典雅有元白之風謝絳遷兵部員外郎嘗上言議宣祖不當配感生帝及推洪範以明水災及請罷先生處士之號密花秀背之服宮市龜筒之器內降劉子之倖引褒姒滅國以戒廢后皆合經旨權知制誥文章典雅有元白之風

獻皇極箴治平元年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詔獎

諸同人相慶曰它日爲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以爲信然乃陰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爲直集賢院知制誥如夢云

秉小笏 翰林學士楊偉秉小笏一日除知制誥中書進擬上問曰得非秉小笏者乎

父子掌誥 退朝錄父子掌誥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王兵部政王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懿梁幹林莊肅呂文靖中裕宣獻公敬求蘇儀甫子容

閣長壓角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聽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閣長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解其事按舊唐書亦無闕焉唯裴度紀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予爲舍人日部興宗入院不疑爲舍人閣長壓角時議美之

四公皆江南文士 見直學士院門

不試而命 歸田錄國朝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叟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

累格御

五代史後唐同光元年起居舍人置一半

國朝元祐官品令起居舍人從六品

減膳切諫 唐邢文偉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右史

教宮女 蔡允恭有風采善綴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又嘗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為恥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内史舍人更令入内教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疏絕

執筆立于螭頭之下 張次宗有文學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録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妙選 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貞觀開元中事妙選左右史以魏謩為右史俄

右司諫

補闕　歷代沿革並具左司諫

同輩注目 唐韋渠牟為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旣對宰相乃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

豈避雷電 韋溫為右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溫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由是知名

獻疏切直 鄭餘慶子幹為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 上

諫上尊號 韋溫為右補闕內史羣臣上尊號溫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稱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

起復綴班 國朝景祐元年令起復右司諫知制誥晁

推張九齡遷右拾遺以才鑑見推當時吏部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令九齡與左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

疏詞典美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為御史元慶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

正專殺之法

上見卿筆蹟柳公權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

上疏論裴延齡王仲舒貞元十年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與父並命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驊改祕書少監與父並命於中旨當時榮之

有文采能負荷堂構國朝至道元年和嶸獻七牓題

國朝官品令中書省令史書令史從八品

乾隆御覽之寶